

最早读到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这句是在鲁迅的散文里，具体是哪一篇现在不记得了。前年表哥结婚时，父母给我一张红纸，叫我凑合着写些喜庆和祝福的话，我思考以后写下了这样一联：“碧纱待月春调瑟，红袖添香夜读书。”写完后我欣喜不已，因为我把最喜欢的那句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这一句给对出了上联。

后来在查阅资料时得知，此语最先出自清代魏子安《花月痕》的第三十一回，原文是：“从此绿鬓视草，红袖添香，眷属疑仙，文章华国。”稍后的清代女诗人席佩兰这样引用过：“绿衣捧砚催题卷，红袖添香伴读书。”

“红袖添香夜读书”，每当读到这一句，我都感觉它充满了无限韵味。平常人苦读书都是佳闻，而捧卷夜读，有红袖在侧明眸顾盼、纤手添香，当然更是十分雅致了。即便落魄的士子于风雨萧索之夜，在烛台渐冷、神思欲昏之时，有布衣荆钗的妻子在旁亲手添上一炉篆香，也比独对青灯黄卷的读书人多出了几分温存。香气氤氲，徐徐袅袅，即使窗外凄风冷雨，屋里也必是一室春意，那是一种多么淡雅温馨的意境。

想起这一句时我总会忍不住同时想起陆游《钗头凤》中的“红酥手”三个字，我这样的想象也是源于感觉，因为我记得酥的不是手，而是心。“红袖”是古代对佳人的代称，其意象在古代诗词里出现的频率颇高。比如白居易在《对酒吟》中就有“今夜还先醉，应烦红袖扶”，杜牧也有“谁家红袖倚江楼”的句子，再看一首韦庄的《菩萨蛮》：“如今却忆江南乐，当时年少春衫薄。骑马倚斜桥，满楼红袖招。翠屏金屈曲，醉入花丛宿。此度见花枝，白头誓不归。”“满楼红袖招”可谓写尽了少年时的风流，满楼的女子都为之倾心不已，那是一种怎样得意的心情啊。

再看一首晏几道的《阮郎归》：“天边金掌露成霜，云随雁字长。绿杯红袖趁重阳，人情似故乡。兰佩紫，菊簪黄，殷勤理旧狂。欲将沉醉换悲凉，清歌莫断肠。”酒筵之上，金樽清酒琥珀光，歌女长舒云袖，应节而舞，一曲教人断肠。而沉醉销魂之际想起往日的富贵悠闲和如今的潦倒身境，如何不生惆怅呢？尽管诗人那种披肝沥胆的真挚一如既往，但在他经历了许多风尘磨折之后，悲凉已压倒了缠绵，虽然还有镂刻不灭的回忆，可他已经害怕回忆了。

韦庄写的是少年的潇洒狂放，而晏几道道出的却是中年的落寞颓唐。人到中年时，倘若没有一些值得珍惜的回忆，又拿什么来安慰自己那流逝了的青春呢？

绿衣

古人说到颜色，总喜欢把红和绿放在一起提及，如王安石的“动人春色不须多，万绿丛中红一点”，又如李易安的“绿肥红瘦”，蒋捷的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或许古人觉得红色和绿色是最具视觉冲击效果的两种颜色了，而较之红色的热烈与张扬，绿色则别具一种内敛和沉静。

“绿兮衣兮，绿衣黄里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已！绿兮衣兮，绿衣黄裳。心之忧矣，曷维其亡！绿兮丝兮，女所治兮。我思古人，俾无忧兮！绿兮绌兮，凄其以风。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！”《诗经》里的这首《邶风·绿衣》，一直被认为是最早的悼亡诗——凉风袭人，木叶飘零，转眼便是深秋，男子翻开箱篋找衣御寒，赫然看见了当年亡妻亲手缝制的衣服，不禁触及了他内心深处那不忍示人的哀伤和心痛。那合身精细的裁剪，一针一线都缝进了昔人绵绵的深情爱意，然物是人非，如今却只能任泪水沾湿襟裳，正是：“旧时天气旧时衣，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。”斯人已



摇曳在古诗词里的美丽深情

## 红袖

李晶

去，此情却在，睹物思人，黯然神伤。时间和空间都难以永恒，惟有经过时空淘汰积淀下的情思可以留下岁月踪迹。天堂虽遥不可及，心灵却是指向它的，有了这种指向，生命之舟就有了泊锚之所，不再随波逐流了。

再看牛希济的《生查子》一词：“春山烟欲收，天淡星稀小。残月脸边明，别泪临清晓。语已多，情未了。回首犹重道：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。”词中描写了云烟掩映、露如泪冷、半轮残月、寥落晨星的如词中人一般依恋的夜晚，一宿的告别话说不完满腔离情，马蹄轻敲，客人远去，青葱柔美的芳草绵延到天涯。可蓦然回首，穿着绿罗裙的伊人仍伫立门前，痴痴凝眸……“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”，要说的一句话如此简单，情意款款，该引起多少离人的念想啊。

说到芳草不能不提到苏轼，《林下词谈》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子瞻在惠州，与朝云闲坐，时青女初至，落木萧萧，凄然有悲秋之意，命朝云唱《蝶恋花》。朝云歌喉将啞，泪满衣襟。子瞻诘其故，答曰：‘奴所不能破，是枝

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也。’子瞻幡然大笑曰：‘是吾正悲秋，而汝又伤春也。’遂罢。然朝云不久抱疾而亡，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。”情深而重者一如朝云，更如苏轼。

苏轼的《江城子》也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悼亡诗，悼念的是他的结发妻子王弗。诗中至情至性的文字浸透着一襟血泪，嗜骨入髓的思念发自锥心裂肺的恸哭之声里，十年生死相隔，茫茫人海不知，可纵使相逢，你还会认得出我这风尘满面、双鬓飞霜之人吗？曾经心爱的女子，临轩梳妆，青鬓如云，恍如昨日，但梦中蓦然惊醒，却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。诗人知道在故乡松岗之上，那座明月清照的孤坟将是伴随自己一生的爱与痛。不思量，自难忘。情痴如许，夫复何言！

让我们再读一首宋征舆的《蝶恋花》：“宝枕轻风秋梦薄。红敛双蛾，颠倒垂金雀。新样罗衣浑弃却，犹寻旧日春衫着。偏是断肠花不落，人苦伤心，镜里颜非昨。曾误当初青女约，只今霜夜思量着。”青女是中国古代传说中掌管霜雪的女神，又叫青娥，

是月中吴刚大仙的妹妹，名叫吴洁，在广寒宫里专司降霜洒雪。每逢秋至，她便会来到人间，落在高峰之巅，手抚一把七弦琴，随着清音徐出，霜粉、雪花就会飘然而下洒在大地上，霜冻雪封掩埋掉了人世间的一切不洁。

诗人李商隐也写过一首名为《霜月》的诗，里面有这样两句：“青女素娥俱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。”令我突然想起《夜宴》中周迅扮演的那个青女，明眸皓齿，素面淡妆，恬然自若地唱起了那首《越人歌》：“出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。”那阕清歌仿佛从春秋穿越过来，悠悠飘荡，如一朵莲花盛开。仿佛看见越族女子正打着双桨，划出一圈一圈的涟漪。那歌里唱的是爱慕，那眼里流的是渴望，而那心里存的是一丝卑微，正如青女对皇子无鸾清澈无私的爱——缠绵悱恻的歌调，一唱三叹的婉转，当歌声止绝，便把那杯鸩酒一饮而尽。没有大喜大悲，没有撕心裂肺，有的只是她对爱的寂寞的坚持和执着。

只是不知，君知否？君知掌管霜雪的女神，又叫青娥，否？



## 春节

陈海金

远远地  
从腊月的巷子里  
飘出了浓郁的年味  
梅花站在岭头  
醉了千年的乡愁  
一幅幅窗花  
挤满幸福的剪影  
火红的挥春  
只露一角  
村落就显得落落韵致

爆竹声声  
淹没了犬吠  
以祝福串门 以笑脸相迎  
炊烟向来者摇摆起了尾巴  
几粒雪屑  
从天空轻轻飘下  
被父亲烟筒熏透的农谚  
在岁月心房蠢蠢欲动  
几只春燕掠过  
刷新一个季节的记忆

## 海南游抒怀

吕枫

欢声一路沐朝晖，  
歌与长风比翼飞。  
取景临桥夸五色，  
流觞傍水博三环。  
亚龙湾里温泉浴，  
蝴蝶谷中篝火围。  
唯恐天涯春去早，  
良宵淡月赋诗微。

